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七輯

魂南記
臺海思慟錄
臺戰演義

割臺三記
瀛海偕亡記
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二種

魂南記

易順鼎

魂南記

易順鼎哭盒撰

光緒二十一年（乙未）夏五月辛未朔，余甫自京師還唐山大營。初，余與峴帥約：戰則留，和則歸。至是，和議成，賠款二萬萬，割遼東、割臺灣，皆從來所無。余墨經從戎，志在殉母；今時局如此，不入山披髮何時！因峴帥挽留，不得已，約再緩月餘，即回湘奉父。已而聞臺灣署撫唐葆卿中丞率臺民死守，屢却強敵，忠義奮發；此事關係中國大局，不容忽視。請於峴帥，謀以隻身入虎口，幸則爲弦高之犒師，不幸則爲魯連之蹈海；亦平生志也。峴帥仍未允；旋以手書致余云：「臺灣之行，似可作爲罷論。世兄若念舊好，不以坤爲醜貶物，尙可列在朋友一倫；即請訂忘年之交，始終不相背負。臺從去留遲速，以坤之出處爲斷，不以一月、兩月爲期。坤於居停之誼，往往闕如；以後幸勿客氣！是禱」。詞意鄭重，未忍再請。

明日壬申（初二日），峴帥接唐撫電，持以示余；則臺灣已自立爲民主國，惟屬爲總統矣。余乃決意前往，帥弟希陶丈及營務處會經郭諸君並贊成之。

甲戌（初四日），峴帥將遣余渡臺，先電唐撫云：「非常之事，非常人爲之。況勢處萬難，而理難一是；天心助順，必有成功。欲達苦衷，另遣介使」。又電營務處

一船開往臺南，不能定也。且中途頗遇澎湖，時有倭船避弋阻截；倘遭盤詰，即陷不測之禍。臺北已爲倭有，臺南固與倭敵；倭不與人往臺北，惟畏人往臺南。自三月初二日倭艦澎湖以來，由廈門往臺南者幾絕迹焉。

丙申（二十六日），以赴臺南電東蝦帥並澎湖；澎湖不報，蝦帥則覆電促余回營。同年季子寶太守時在廈門，尤力阻余。皆不顧。

戊戌（二十八日），攜兩僕附「爹利士」輪船；束裝登舟時，死生安危已付之度外矣。臺洋水色深碧，與綠水洋相似；風浪顛簸，過於閩洋。船價番錢七元有奇；船大人少，天氣酷熱，乃另加番錢數元，包大艙一間。船中皆泰西及粵東人，言語不通；見余素服少言，均不甚措意。

己亥（二十九日）曉，過澎湖，余尙高臥未起；所泊倭艦甚多，竟未遭阻截，私心默自慶幸。從船窗中望見全臺南北數千里，實一大山綿亘而成；山高際天，火雲如蓋，籠罩其上。山前爲臺灣一省，山後則生番所居。少時，已入安平海口；魚龍島國、鷄犬人家，儼然別有天地矣。安平口卽鹿耳門；所謂七鯤身者屈曲環之，皆沙岸也。水淺浪高，輪船向來不能入口；距口兩、三里，卽下旋焉。乘小舟入口，抵海關登岸；又步行九里，始至臺南府城。城中兵民見行李一肩岸然而至，驚爲天外飛來；爭相問訊，尙不知臺北失守消息。蓋臺北、臺南相距七、八百里，倥傯擾攘之際，彼此不復相聞；劉又

鎮靜，不許人傳說故也。然偵諜之疎，亦可概見。余至高，遣僕持名片先往致意。其巡捕官粵東人，倨傲殊甚，意將拒客。余恐劉不識字，乃作書告其幕府，責其夜郎自大、將死不知。劉見書，即約明日往晤。既而，持東書「教弟劉永福頓首拜」來請；入署時已初更矣。劉字淵亭，廣西上思州人。本以南澳總兵，奉旨幫辦臺灣防務。削臺後，文武內渡，臺灣總兵萬國本亦去；劉乃並署臺灣總兵，由旂後海口移駐臺南。所居，即臺灣鎮署。因其奉旨幫辦，皆以「欽帥」稱之。余葛衫布履，對坐榻上。劉本短衣帕頭，因見客，着長衫；健兒十餘人皆赤足短衣，夾立。余指榻前環臥小犬，笑曰：「人言淵翁所畜狗皆能助戰，有是事否？」劉長身黑面，鼻露顴高；樸陋無文，而沈毅有度。惟烟癮甚重，日則假寐吸烟，夜則精神百倍；治軍旅、見僚屬，皆就榻上辦之。與余初見，即忘形迹，吐衷曲不作一寒暄語；蓋簡略真率，其天性然也。爲言唐署撫排擠傾陷狀，幾痛哭流涕。余考劉之功名，實成於唐；唐之功名，亦成於劉。劉一介武夫，事唐甚謹；唐則疑劉有異志，頗相猜忌，不肯假以事權。劉之聲威著於天下，尤爲外夷所畏。唐欲舉大事，正宜引爲臂助；乃不能推心置腹，以至如此！有一良將不能用，而所用將佐專擇逢迎巧滑、貪鄙嗜利之小人，欲不敗，其可得乎？憶本月二日峴帥以唐電示余時，余竊疑唐與劉同在臺灣而唐電無一字及劉，殊不可解；恐兩人不甚相洽。言於峴帥，頗以爲然；屬余復書，引蘭相如廉頗、王猛鄧羗及近代袁崇煥毛文龍事相鑒戒。豈知不

幸而中耶！

閏五月辛丑朔，劉建幕府吳季羈（名彭年，紹興人）來拜；言劉已酒得暑勞之白麤庵，請余暫居。午間，移寓庵中；老僕覓園，地頗幽深。劉饋土物，設供張甚備，且屬官吏、紳士、將領次第來見；皆言劉有請余繼理臺灣道篆之意。

壬寅（初二日），吳季羈來書云：『日來劉帥屢屢彭年向閣下啓齒，謂繼理一席務求繼理，移奉作忠，區彼不遠；已飭轉電劉帥。彭年前探情形，未敢造次。昨夕劉帥又問：求閣下俯念時艱，願其所請』云云。余以未終母喪、未奉朝命，辭之；而聞倭氛已逼臺中，願統一軍往援，兼謀恢復臺北。時守臺中之道員林朝棟、楊汝翼、主事邱逢甲皆聞且責，東師帶過；惟記名提督吳光亮帶勇數營、署知府黎景嵩帶楚勇數營，尚未去。然吳已老，黎亦非任重才。且所部多新集潰卒，無訓練，連日擊殘書告急求餉求援，劉方無以應之；見余欲往，意甚欣然。議定先發數營歸余統領，而以季羈為營務處，襄助一切。

丙午（初六日），劉送關防並照會來。照會云：『欽命幫辦臺灣防務、統領福軍、閩粵南澳總鎮、依博德恩巴圖魯劉，為照會事。為照臺北、基隆已被倭人佔領，亟應前往收復。本幫辦鎮守臺南，地方緊要，不能分身。茲遣有實道率差來南，自願馳往中路，督率各營相機進剿；應撥鎮海中軍副營、福軍先鋒左營、道標衛隊營兵三營先歸統領